

微微拭去流出来的一点眼泪，深呼了一口气从接待室头也不回地走了出来。刚才接待室的对话感觉如此短暂，出来却已经天黑了。整个人一松懈下来，感觉到了加倍的疲惫，甚至都不想迈动自己的双腿，勉强挪动自己的身体，脑海里不停地回忆刚才对话里的每一个细节，他到底要做什么呢？为什么要做这么麻烦的事情。一个废弃的提案在如此严峻的情况究竟还有什么非得执行的必要。要深究吗？不，还是算了吧，跟自己说好了要慢慢走远了的，既然这答应了这样荒唐的提案，就让我来画上一个圆满不留遗憾的句号吧，不管是和他，还是这个舞会。

身后传来了自行车的声音，不远不近，跟自己的距离一点一点地缩短，最后自行车和其主人来到了我的身边，并排和我走着，不再超过我。稍微有些困惑，我从余光里悄悄看了一眼，是他！控制不住自己的诧异，神情有一丝失态，我仍未想好如何面对他。倘若以后我们也会慢慢失去交集，那为何不能是从现在开始呢，之后的每一秒都是以后。想必他也不清楚要不要和我打招呼吧，我低下头，加快脚步，试图摆脱他。比企谷君，你明明比谁都习惯这一刻，请忽视我，继续往前走。

他似乎也加快了脚步，却还是没有超过我然后离开。我和他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，交换着前后的位置，却谁也没有完全超过谁，尴尬地维持着半辆自行车长度的距离。我们默契地略过了一路所有的拐角和行人，就这样一直往前走。我多想就这样一直无言地和他并肩前行，明知这是妄想，明知我们都会各自离开，我还是愿意滞留在这美好的尾声时刻。

电车从高架桥上呼啸而过，带走了噪声，带起了一阵微弱的风。

这时，在这寂静的四周，久违的声音从背后传来。

「.....不好意思啊，把你卷进来」

我轻轻叹一口气，「.....没办法的吧」

按照刚才事情发展态势，我实在是无法拒绝。既然提起了，我也想知道他为何这样大费周章将大家卷进这样的浑水里。「那个情况下怎么可能拒绝呢。你是认真的吗？真是莫名其妙」

可能自己有些恼怒，抱怨之情控制不住，溢于言表，越是回忆越是感觉不悦，越是想摆脱他若无其事的神情，我再次加快了脚步。我比谁都清楚他煽动别人情绪的手段，等到自己沦陷时才明白这个男人有多适合传教士。

「那简直是新兴宗教和上门推销的语气」，我加重了不满的语气。

他露出一副无辜的表情，想苦笑却笑不出来，「不，说得太过了吧。确实有的没的乱七八糟说了一堆，虽说有些煽动，但又没有提出什么解决措施。不如说，是请求帮助的话吧」

真亏他还能说出这是请求帮助的话语呢，如果能听出来，那倾听者心理扭曲程度该有多么严重。典型的欺诈也就算了，甚至连最基本的解决方案都没有提供，他真是太过分，太恶劣了，我明明使劲捏着他的大腿提醒他了，他居然还能面不改色地说下去。

「因为没有准备救济，还不如欺诈呢.....。你这种要严重得多了吧」

「看到自己的家人被花言巧语蒙骗的样子，都有种恐怖的感觉了」刚才有一瞬间我对他竟有一丝恐惧，生怕母亲和姐姐完全信服他不知缘由的发言，陷进他未知的圈套。

「才没有蒙骗。.....话说，那种程度就被骗了的话，那根本就没有必要去撒那么大的谎吧。我倒是觉得对方肯让步才恐怖.....」

这么说也确实有道理，母亲和姐姐深谙世故，她们对于言语虚伪和真实的辨别的能力远胜于我，可能只是没有说破吧。

「确实.....。母亲和姐姐都不是那种程度就上当的类型呢」反过来说，她们能认同反而让人觉得不解。

「对吧？最后超恐怖的。那算什么，有什么意图吗？」比企谷君刚才安稳的神情出现了一丝慌张，她们的想法我也不可能知道，再怎么样这样一个艰难的企划她们绝对没有理由认可的。

「谁知道呢，我是不可能知道的吧」深究她们为什么会同意又有什么意义呢，为何不问问你为什么这样做呢。不知道自己为何被卷进去的困惑和不悦，再一次引起我对身旁这一个男人的不满，再一次加快了脚步。一路这样走着，我甚至不知道他为何还不和我分别，明明刚才他就应该左转走在回家的路上了，没必要和我这样兜兜转转。他还要跟我一起走上天桥吗，明明完全不必要。我迅速头也不回地走上台阶，我终于完全超过他了。不过，想到他推着自行车上去应该很辛苦，姑且还是等等他吧。我稍微地回过头，确认着他是否走上来，可能是他也确认着我是否有直接走远，我们的视线一瞬间交汇了，他稍微苦笑着，好像是在说“不好意思”。想告诉他不必在一起继续走下去了，但是看着他推着自行车努力跟上来的模样，半天却说不出一句话，只能轻轻摇了摇头。看他快到了，我也继续朝着前方快步走起来。

想起和他刚才谈论起母亲最后的眼神，和看向姐姐的眼神重叠了。是警告吗，还是严厉的期许呢。

「母亲的那个眼神，和看向姐姐的一样.....」心里思考着用意，忍不住说了出来，不知道他作何感想。

「.....是被认可了吗」比企谷君的想法似乎有些不着边际，无论怎么看都不会是认可的眼神。

亦或者是早已看破我和姐姐内心真正所想吗，表面认可，潜在里却本能地不认同我们的追求，她无法表现不满，只能看着我们表面地顺从于她。

「也许是被放弃了」我自嘲着笑着，耸了耸肩。我想母亲应该也特别清楚之前舞会能进行并非是我的功劳，她也一定知道我依赖了谁，自然也不会改变她对我的看法，擅自接下这次的企划，对我感到不满也是常理之中，我甚至都没办法完全说服自己。不允许失败，不允许有任何差错，正是她所期望的。

「原本就不认为前阵子的舞会上母亲会对我好评。即便如此还准备做风险更高的事，一般会让人感到无奈吧」比企谷君面无表情低着头沉默，没有回答我，放缓了脚步，我们逐渐拉开了距离，就在此处告别也未尝不可，实在是没必要一起走过这座桥，即使我自私地希冀着。他的脚步声频率再次变快了，再一次开口，带着抱歉的语气，「.....不好意思。虽然我知道家里的问题和未来的事情不是外人可以插足的事情，结

果还是弄得一团糟给你添麻烦了。……会好好承担那部分责任的」，听到了他的回复，我稍微放慢了脚步。舞会的负责人是我，接下收拾残局的任务的也是我，明明他完全没有任何必要插手此事。明明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做。

「没有必要啊。你完全没有对我的选择负责的理由。你应该要做的是另外的事啊」

如果在此刻我们即将渐行渐远之际，我仍必须依赖于他，那今后呢。至少，在这时候，我唯一能为他做的便是不再依赖他，他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完成他承诺过的愿望。明明只要这样子就好了，各自默默同意，各自远去，然而他却还是不按常理出牌。

「……为什么说出了那种荒唐话？」我轻轻叹了口气，小声地埋怨着。即使他参与进来了，尾声也只是拖慢了而已，它不可避免地会到来的。我低下头，不让他看到我忧伤的神情。

可能因为我的质问，他的脚步停了下来。我不清楚此刻他是什么表情，我自己的脚步也愈发沉重。他可能不会回答我任何理由吧，就我们彼此回答自己行为的理由这件事上，我们两个都异常笨拙，得不到理由也是常事，敷衍掩盖过去也是常事。

「……除那以外，没有和你关联的办法了」

「哈？」他应该明白我质问的问题吧，这又是什么答案呢。我停下脚步，转过头诧异地看着他。即使天色暗了下来，我还是能看清他。此刻，他低着头，似乎在拼命地挤出语言这样的东西。这不像平常的他。

「一旦社团消失了，就不再有交点了。真的想不到其他的把你拉出来的借口了」

我仍不明所以，即使各自疏远，也必定有理由能聚会见面吧。不至于要做那种事。

「为什么要做那种事……」我不明白，所以嘴里只能重复着同样的话语。远处驶来的汽车的灯光照亮了他和他，他正温和平静地看着我。

在我仍然保有这样的关系之际完成她的愿望才是理所当然的吧，明明不需要顾虑我的，只要愿望完成我就很满足了。

「……约定怎么样了？你明明答应过要实现愿望的」我换了一种方式质问他。话说出口，又似乎感觉后悔，这个问题不应该摆到台面上来，我们默契地隐瞒过去就可以了。他似乎毫不畏惧我的质问，眼神愈发坚定，「可以说那也是实现愿望的一环」

为什么呢？我更困惑了。执行那份企划和实现她的愿望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吧，就算能一起公事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。日常维持联系的方式许多种，没有理由选择这样的方式。橙色的路灯有些耀眼，让他微微眯起了眼。

「……希望普普通通的放学后有你在，收到了这样的话」

听到他的回答，我一时语塞，忍住不让眼泪流下来，把头别了过去不让比企谷君看到我的脸庞。是吗，那个女孩依然那样的温柔，依然严格要求着我必须出席，依然想要着一切，依然不愿意失去任何人。

「……那样的话，不特地做这种事不是也能做到吗」

对于联系和关联这两者的关系，我想就这样轻轻地掩饰过去，但是，我和他都深知这两者的本质区别。我知道，他肯定会反驳。

「不可能吧。熟人、认识的人、朋友、同学，称呼虽然有很多很多种，但是都没有能好好保持这种关系的自信。」

拜托了，比企谷君，在我们的帷幕落下之时，请休息一下把。

「你可能是那样……。但是我会努力的。会做得更好，一定会的……。所以，没关系」

我会努力的，会努力独立解决事情，我如此渴望着，却不明白自己是否做得到。但是，如果不给他一点安慰，他又会及时伸出援手。我迈出脚步，继续向前走从而结束对话，不让自己的话语出现破绽。

「这话可能难听了点，不过我和你不仅沟通力很低，性格还别扭的不行。此外，也很不会与人相处。事到如今完全不觉得能变得圆滑。拉开了距离之后，别说是保持原样了，我甚至有渐行渐远的自信哦。所以……」他一边像往常一样，开玩笑似的说着自我意识过剩的话，一边推着自行车跟了上来。对他来说，这些话是实话，也正是因为了解他，才选择这样做。

下一次停下脚步的时候，应该是我们分别的时刻了吧。放心吧，比企谷君，对我来说，即便不是真物，也一定是无限接近真物的伪物。

「……放手了的话，就再也抓不住了啊」

瞬间，一阵触感从手腕那里传来，回过神来，自己的手腕被他的手掌紧紧地握住。我太过突然和惊讶，以至于让我停下了脚步，我仔细在手腕和他的脸庞之间来回确认着，抓住我的手腕这真的是他吗。

他小心地踢下自行车的脚蹬，停下车，却依然没有放开手，似乎生怕我会挣脱。

我有些不知所措，呆滞在了原地。这大概是我和他认识之后第一次的身体接触。

他又一改前一句话真挚的口气，变为了有些厌恶的口气，「虽然说这种话超级羞耻，恨不得马上去死，但是……」

他说到一半，像是为了恢复平静，深深地呼出了一口气，我微微用力试探他是否允许我挣脱，但是他依然紧紧地握住，看来在他说完话之前都不愿意放手。我静静地看着他紧张的模样，实在是不像平常的他。

「光用负责任这种词是远远不够的。这不是什么义务感。该说是我想要负起责任呢，还是说让我负起责任呢……」

随着话语走向尽头，他的声音也在不断减弱，紧握的手也慢慢没了力气，直至松开，最后像是放弃似的垂落了下去。我摸了摸刚才他抓住的地方，整理一下袖口。此刻，我应该得好好听他想说的话吧，关于这一切所有，我再也无法逃走，我再也无法逃开，再也没有退路，他也一样。我预感到前方就是我和他现在这段关系的结尾，无论是什么，我都坦然接受。他看向我，明白我没有想要离开后，「可能你并不期

……

……

望。但是我想把关系维持下去。不是义务，而是意愿的问题。所以，给我扭曲你人生的权力」我没有看着他，但是能清楚知道，中途好几次，他都差点停了下来，不断地轻微喘息，不断鼓起勇气，一字一顿，将这句话清晰地传达给了我。

「……“扭曲”是指什么？你说的是哪种意思？」扭曲人生吗，这样别扭得不能再别扭的话，只可能是从他口中说出来的，这样怎么可能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呢。对吧，比企谷君。

我悄悄地看了他一眼，他微微苦笑着，似乎下定决心解释，「我没有足以改变人生的影响力啊，大概，我和你也都像其他人一样升学，不情愿地就职，就那样认真地活着。但是，互相关联之后，会莫名其妙地做出绕远路啊，原地踏步啊之类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吧..所以，人生会稍微扭曲一些」，像往常一样，聆听着他角度刁钻的解释，不由得笑了出来，遇到你大概是我人生至今为止最大的扭曲了，那些误解的我的人没能改变我，那些误解的事情没能改变我，但是你和她成功了。扭曲的你，现在看来也有些许的变化。

「你从根本开始就扭曲了吧。...虽然我也是」我挤出自嘲的玩笑话，和他会意地面对面微笑着。我们都承认了，次次远离又次次靠近，次次松开又次次抓紧，一点一滴地互相潜在影响着，和他同处的每一刻画面像走马灯一样在眼前一幕一幕浮现。比企谷君，你也必须得承认，我们似乎无法改变得回头了，而那正是我们共存过的证明。<

「今后会更加扭曲。但是，既然要扭曲别人的人生，我自然有付出相应的代价的打算」他厌恶言语，却仍然选择用言语表达。

「嘛，由于财产基本为零，能交给你的只有时间、感情、未来、人生之类的暧昧不清的东西。」<他比谁都努力用着言语编织着他想传达的东西，做着人生的约定。<

「过去的人生里没干过什么大事，将来也没什么前途-但是，既然要和另一个人的人生有了关联，我这边不赌上人生的话就不公平了吧」<

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我想回应他，我想告诉他，他的话我确实确实收到了，话语到了嘴边却无法表达出来。未来我的人生，真的值得他这样选择吗，复杂麻烦在所难免，他明明有更简单的选择，我反而是那艰难的浑水。

「那样不可能公平的。我的未来和进路，没有那样的价值...。对你而言，有更加...」我违心地反驳了他，责备他，只是，违心得整句话支离破碎。比企谷君稍微低下了湿润的双眼，一瞬间又抬起头，还是像往常一样，嘴角浮起讽刺的笑容，但是有些触动心弦。e

「那样的话，我就放心了。我的人生目前也没有什么价值。因为是没人买的品牌所以几乎是没法再跌的最低价了。某种意义上反过来说可以保证不赔。现在买可是最超值的哦」

自大地说着真的是傲慢得不能再傲慢的话了，真的是蠢得不能再蠢了，他真的是一个笨蛋。「这不是常见的欺诈套话吗？真是最差的自我推销了。」

眼眶里的泪水不自觉淌了下来，却还是被他差劲的自我推销逗笑了。全世界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像他这样扭曲的笨蛋了。我们又哭又笑地看着对方，究竟要有多艰难才能走到这一步呢。我朝着他走近了一步，轻轻地捶打他的胸膛，眼里的泪水模糊了眼睛，但我仍想努力看清他的脸庞。

「...为什么，要不停地对我说那种无关紧要的蠢话呢？还有其他的话要说吧」真心话还有其他的表达吧，我抱怨着。

「说不出来啊。..这种话，怎么可能说出来啊」他歪着脸苦笑着。

我明白，我理解，就我们来说，感情仅凭一句话是无法概括的，无论用什么话都无法完整表达，一旦错漏，一旦不谨慎，就会留下伪物，就会留下遗憾，所以他用尽了语言，所以我们又哭又笑，所以他击溃了一切阻碍，努力地走到了这里。真是辛苦了，比企谷君。他的真心，我深刻地感受着，他想要表达的，我都完整清晰确切地接收到了。他湿润的眼睛，此刻是那样的动人可爱。

「我，大概是个很麻烦的人」我一直在任性着。「我知道」以

「一直以来净是给你添麻烦」我一直在依赖着你。e「已经这样了还说它干嘛」

「顽固，又不可爱」我一直不懂得变通，耿直不讨人喜欢社「嘛，说的是呢」

「这一点倒是希望能否定呢」他为什么自顾自地同意了？社「不要强人所难啊」社

「会一味地依靠你，逐渐变得越来越没用门」以后也会一直依靠你，给你添麻烦。以「只要我变得更没用就行了吧。大家全变得没用的话，没用的家伙就不存在了」...还有，」

「没关系」

他打断了我的话，「再怎么麻烦都无所谓，就算是棘手也无所谓。倒不如说那样更好」这个男人真的一点都不可爱，哪有人会喜欢这样的话啊。[.....那算什么，一点都不觉得高兴]我再次不满地轻捶了一下他的胸膛，「啊好痛...」a

什么嘛，明明一点都不疼的。「还有其他的吧」

「你太过别扭了，我有时候完全搞不懂本意，有时候也会非常生气，不过这些都是没办法的事，因为我也类似是类似的家伙啊。.....虽然很可能会抱怨几句，但是大多数事情还是会陪着你一起做的。」

想让他说出来那些话是徒劳的，我比谁都清楚，却还是想知道他如何别扭地表达，我想细细感受着这一刻。

我再次捶了他一拳。这一次，他轻轻抓住了我的手。

他的语言我想应该是弹尽粮绝了吧。但是足够了，真的很足够了。对我来说。

「应该不足以支付扭曲人生的代价吧，不过嘛，全都会去做的。不需要的话就扔掉吧。嫌麻烦的话忘掉也无所谓。是我这边擅自做出的决定你不用勉强自己回复」

不，比企谷君，这次我也会好好地表达的，我需要的，我会谨记的，我会回复的，你所说的支付扭曲我人

生的代价已经足够了。

我轻轻点了点头，确认了自己的声音，「我要好好说了哦」

然后，轻轻地把额头抵在他的肩口，感受着他的温热。

「你的人生，请交给我吧」

「.....好重」听到他的抱怨，我抗议地用额头撞了他胸膛一下。

「真的不知道其他的说法了，所以这也是没办法的啊.....」

这是我能想到最合适的，最对等的表达了，到底是谁和我一样扭曲呢。他不也用了人生的承诺吗。

额头紧靠着他的胸膛，从未如此靠近地感受他。

我原以为帷幕已经完全落下。不曾想帷幕不仅未完全落下，甚至重新升了起来。

触碰到他的温热，轻轻跟我这样诉说着。

